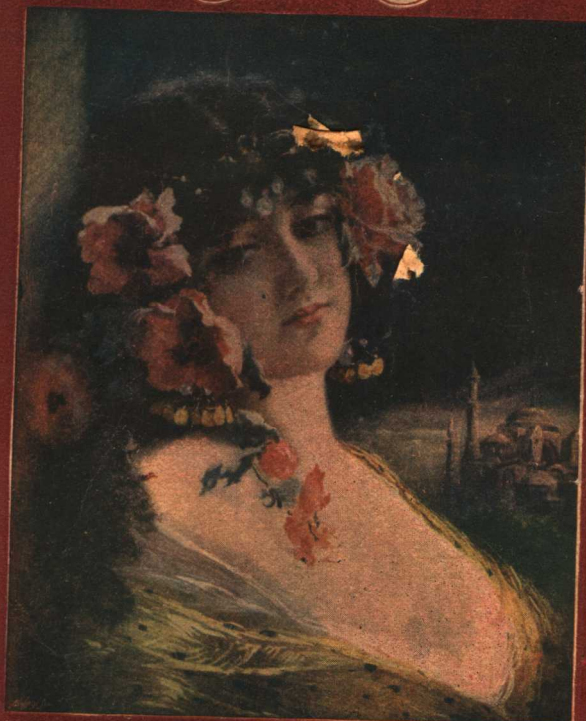


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廿五編

蓬門畫卷錄

冊

上

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題詞

絕世豐姿羅綺身。幾人蓬壁肯安貧。從知功利盈天下。不少黃金誤美人。

爺娘廝養女如花。娘饜糟糠女玉釵。珂里合教名勝母。我如相值定回車。

周周短羽隨黃鵠。中路徬徨失所棲。何似人家雙燕子。築巢辛苦共銜泥。

小貌警情款款深。國風隨筆變貞淫。時人艷說金龜婿。誤盡窮簷父母心。

冷風

蓬門畫眉錄上冊

亨利瓦特夫人著 原名Pank water

鐵樵

第一章

倫敦某街爲律師薈萃之區。鱗次櫛比。皆法律家辦公機關。二十年前頗興盛。今時式微矣。吾言其中一家曰卡司魯絲列凡公司者。爲當時最著名律師團。宅凡四層。牆高宮廣。車馬麇集其門。他家營業。不能得其什一。以故同道多嫉視之。其噴人物。舉趾之高。意氣之盛。亦爲他家所弗如。宅之上層。大律師居之。其下爲律師私室。又下層爲書記員辦公室。又下層爲書記私室。與應接室。最下一層。露窗牖於地面。室中地板。在平地之下數丈。庖廚在焉。閨人阿梅居之。阿梅爲此宅之送信人。亦行夜人。星期日停止辦公。宅空無人。阿梅守之。阿梅傭是家多年。主人信任之。阿梅之妻曰五月花。爲宅中司灑掃。然火爐有女曰蘇非亞。於時爲十齡。

小女子。阿梅夫婦寶愛之。期望至切。施以特殊之家庭教育。

大律師列凡者。此團體中之主腦人也。富有資財。乃父卽爲律師。享盛名。列凡世其家。亦享盛名。列凡之妻。美而賢。嫁時奩資極豐。列凡乃益富。其家居倫敦之西鄉。服御豪侈。異於同業中人。戚族交游。亦多顯者。有子二人。大兒曰傑姆。亦爲律師。在營業團中。名居卡司魯絲之次。已婚娶。自爲室家。不與乃父同居。小兒曰弗蘭它。尙肄業於學校。未成年也。

某年冬日之夜。有書記曰約翰者。獨留公司。抄寫文件。他日公畢。職員各歸其家。辦公時間至五時而止。是日約翰寫公文不中程。書記長勞雷怒之。令重繕寫。約翰乃不得歸。勞雷性嚴刻。管理書記。如行伍間教習練兵。衆皆憚之。當是時。閨人阿梅以事出。其妻五月花與其掌珠蘇非亞在廚下。五月花方洗滌食器。蘇非亞手小說。坐矮凳。傍爐火讀之。小說爲喀它闢拉著作。一辨士之週刊。當時流行品也。

蘇非。汝閱書至何許。書中作何語矣。曰。姥。黑夜之血手已出現。乃至有味。曰。汝來就燭光讀之。傍爐胡爲。曰。我不須燭光。但姥勿溷我。曰。汝勿謂容汝閱小說。消磨黃昏。吾滌碗。竟。卽收拾風琴。俾汝練習曲子。蘇非拗其頸。頓其足。示不願。五月花殊蠢蠢無母範。兒女舉止。不中規矩。初不知糾正。惟姑息溺愛。與夫不規則之教育。渠常心醉文學。渠知文學之爲物。華而不實。不徒無益。且能毒人。現世界中。不知幾百萬人。罹其羅網。而五月花不悟。其頭腦中充塞一種可笑之理想。而其丈夫阿梅亦不知其非。兩人同畜一種願望。願其女長成。有大家風範。雍容華貴。高出於自己所處社會之上。此種奢願。不但阿梅夫婦堅持到底。蘇非有姊曰福克司。傭於倫敦西鄉某紳士家。豔羨其主人之貴倨。亦力持此主張。蘇非乃不自知將來當爲社會中何種人物。所知者。惟態度欲其媚。衣裳欲其華。馳騖虛榮之惡根性。不期植根於童年素絲未染之時。鎮日寢饋於週刊小說。就其中所形容者。揣摩而仿效之。此皆乃母以身爲率。而蘇非是則是效於不知不覺之中。可憐之

童稚種毒之深。與年俱長矣。

五月花滌碗碟既畢。乃著手整理風琴。五月花有風琴。異乎尋常人之畜風琴。彼蓋用以代碗碟之廚。其上置酒瓶鹽盞之屬。略無隙地。至是乃頭頭置去。揩抹之。然後揭風琴之蓋。又移一木椅於其前。蘇非見其母蹀躞整理。作態不願。五月花乃爲訓詞曰。汝父購此風琴與汝。其愛汝若何。汝若有音樂的技藝。汝之才能。當爲人欣羨。榮耀若何。而汝乃不願學。來乎。此汝日課。勿再延宕。汝今日尙未讀樂譜。蘇非作蹇態曰。姥。汝胡喋喋不憚煩。五月花怒曰。吾令汝來。當從命。勿逾一秒鐘。否則吾將逼汝睡眠。給我乎。彼囁語之小說。小女郎手中之週刊。乃爲阿母攬去。蘇非抗聲曰。汝勿謂是囁語。汝亦曾沈浸其中。我讀小說。汝嘖嘖不休。汝讀小說。偏不願他人擾汝。疇昔之夜。阿父枵腹索晚餐。汝讀玫瑰花。情移神奪。竟不一顧。卒令阿父自覓麪包麥酒與乳油。豈忘之耶。五月花曰。姑置此。吾令汝習琴。汝習琴可矣。汝爲吾兒女。不當反唇相稽。天下無兒女教訓父母者。蘇非知爭執無

效。忽然就風琴前而坐。五月花乃就爐前之椅。移爐於座後之桌。翹一足加爐前鐵闌。而閱頃間從女兒手中奪得之書。

五月花讀書未一頁。蘇非之琴錚錚未竟一曲。忽大聲發於樓上。兩人皆大驚。五月花驚詫曰。殆矣。此何爲者。語未竟。旋聞步履聲。移椅聲。蘇非躍而起曰。媽。鬼物來矣。曰否。殆盜乎。樓上無錢物。祇有公文。盜或猝入此室。殺吾儕以滅口。噫。危險。吾不敢出窺。蘇非習慣。常反其母所爲。母欲東。渠則西。母曰寒。渠則煖也。卽曰。我不畏盜。必出觀究竟。盜或不殺我。乃取案頭燭。出門循梯登樓。扣辦公室之門。書記約翰。一少年也。寒夜辦公。非所習慣。繕寫之頃。不覺酣睡。琴聲破寂來。猝然驚覺。體重失其平均。與坐椅俱倒。臀肉痛不可忍。於是遷怒坐椅。舉而擲之。用以雪恨。已而復坐作書。正於此時。聞剝啄聲。書記之餘怒猶未斂。悻悻曰。入哉。門闢。入者爲一女子。約翰愕然。而此女子又非所習見。眸子蔚藍。鬢薑之髮。披於肩際。皮相之固。一具體而微之尤物。而其服飾至奇。衣裳之色。紅綠相映。蒙以垢穢。頸項

與兩腕各飾玻璃珠一串。閃爍有光。驟視之。頗似鄉間流行賣技之女伶。書記乃發問曰。汝爲誰。來此何爲。

蘇非曰。吾不知此時屋中乃有人。頃聞大聲驟發。疑是盜賊。故吾來一視究竟。姥嚇殺矣。約翰目注女郎之面曰。姥誰歟。曰。吾姥居此室之下層。汝亦居此室下層乎。曰然。吾名蘇非。人謂我密司梅。書記曰。弄琴者汝乎。吾倦而假寐。爲琴聲驚覺。坐椅遽滑倒。律師辦公機關。例弗有此。前此乃未聞之。曰然。此吾物也。吾父購以畀我。曰。汝之風琴。安置何許。曰。在竈下。吾等移碗廚置室隅。以風琴置窗下。吾每日自校歸。則習之。約翰曰。佳哉。汝乃能音樂。然則白晝盍臨窗奏愛情之曲。苟書記長他出者。吾儕當和汝以德國式之跳舞。蘇非搖首曰。阿父謂日間不許弄琴。以琴聲能擾人。樓上先生等辦公。不當相擾。姥恐吾歸午膳時或忘之。乃以盆盞滿置其上。約翰曰。是則然矣。汝有兄弟姊妹乎。曰。都無之。姥嘗謂我渠無多兒女。故能儘所有。令我受高等教育。他日成人。當爲社會中高貴女子。少年之書記乃

大傾倒曰。小女郎。汝言大佳。以汝秀外慧中。吾直疑汝是天方夜談中帝王家公主。書記之爲此言。蓋戲之也。蘇非以爲是真褒獎。昂頭如鬪勝之鷄。無以爲答。第上手自弄其髮。造物惡作劇。世界生人。大半賦以虛榮心。使多欲而驕矜。態色而嬌志。而其界與蘇非者。又復逾量。視吾儕驕矜多欲。殆猶倍之。此時樓下有曼聲呼蘇非者。書記問此何人。曰。是爲吾家姥。樓下復曰。蘇非。汝與阿誰饒舌。誰乎。蘇非探首門外。揚言曰。姥。是爲一書記先生。渠因事獨留也。五月花聞言。馳而上。約翰初來時。某日偶誤憶辦公時刻。早一鐘來。曾見五月花在室中灑掃。至此見而憶之。向之點首。五月花曰。先生恕我無端相擾。但我等疑室中無人。驟聞大聲。虞有意外耳。言次。顧蘇非作呵叱聲曰。汝見室中無他。不卽來告我。乃在此喋喋。書記止之曰。汝勿怒。渠來此固無害。吾且問汝。早起此間幾鐘。開門曰。先生約七時半。吾破曉而起。從事汎灑。然爐火旣竟。然後早餐。約翰於五月花之言。初不屬意。惟自計曰。吾苟七時半來。當可於勞雷未來之先。竟寫此書件。彼勞雷拗折如野。

牛似此令人難堪。一月時光。不且作工四十五日耶。乃謂五月花曰。吾亦卽去。汝可熄此煤氣燈。晚安。母女旣返灶下。五月花曰。渠曾問琴聲何來乎。蘇非曰。然。吾告之。謂琴乃阿父購以畀我者。五月花懟之曰。汝發話不顧後患。盡誑之。謂琴聲來自鄰家。汝父不言乎。彼列凡與魯絲。不宜令知。吾等有風琴。汝豈忘之。須知當必須說誑時。亦須誑語。不可固執。蘇非曰。此時吾可以讀彼週刊乎。曰否。吾方閱一故事。正有味而未竟。汝還宜習琴。

就以上所述者觀之。讀者當知蘇非亞所受教育何如矣。其謬點在阿梅夫婦不知安分。吾所叙者。爲數十年前事。世風尙不如今日之劣。日夜望其女兒跨竈。在今日英倫社會。幾乎爲父母者同具之心理。當日之阿梅。猶少數也。農之子恆爲農。工之子恆爲工。則治化日進。爲好現象。若夫人而思躐等欲使其子女生活在自己所處地位之上。卽一切禍亂皆從此發生。雖有良法美政。亦無以善其後。吾欲竟吾說。讀者或不樂聞。今姑言蘇非亞。蘇非亞之父母。食力之勞動家也。阿梅

與五月花結婚。亦循勞動社會公例。較遲於尋常婚期。以嫁娶之費用。皆須從辛苦中積累而來。既婚之後。亦非能如中人之家。女子主持中饋以外。可以安坐而食。果腹之麵包。還須通力合作以得之。浸假能以勤苦勗其子女。寧非莫大幸福。特五月花曾爲富家傭婦。習見富人豪侈。豔羨之餘。遂忘其本來面目。而演財演色之小說。又助長其妄想。不幸而有聰慧美麗之女兒。而大錯遂鑄成矣。蘇非之美。原不可掩。第論天然之秉賦。較之侯門閨彥。寧復多讓。坐是一種可笑之野心。深根固蒂。盤据五月花之腦中。貴家少婦被紈素。妾歸自思不知故。於是素貧賤而行乎富貴。不自知是倒行逆施。阿梅故不學無術。不能糾正室人之非。蘇非又獨生女。愛憐之情。甚於婦人。苟蘇非有所欲。轉奉命惟謹。浪費不恤。是不啻五月花置其女於陷阱。阿梅又從而投石也。此勞動夫婦。早歲積蓄之資。其消長與蘇非年齡爲反比例。蘇非愈長。其父母之錢囊愈空。而阿梅之妹密司福克司者。復出其傭值以益之。蘇非之衣。美乃無度。嗜食亦惟所欲。其父母見蘇非能琴能歌。

能跳舞。能讀含毒質之小說。則大樂。以爲貴家裔之條件已畢具也。似此父母寧不大奇。

蘇非讀書於鄰近之學校。校中子弟。類多出自素封之家。學費亦較昂。此蓋五月花之主張。彼不願蘇非與自己同等人家之子女爲伍。意在變化其氣質也。其效果蘇非得拋棄其習慣用語。而效上等人之口吻。神情聲調。都能摹仿似之。其母則大樂。謂進步矣。星期日。蘇非必易新衣。夏則輕紗。冬則絲織品。顏色務取其鮮豔奪目者。紅綠相間。如蠅螬冠上鳥羽如白雪。皆爲大家傭婦之阿姑所賜也。星期日之早起。必須妝飾多時。妝竟則習琴。否則觀其母炊飯。飯將熟。則隨其父至酒店購皮酒。或無錢則賒欠。阿梅嗜飲。六日辛苦。星期日則引中聖人自勞。雖出於賒欠不恤也。午後則令蘇非徜徉款步於門前街衢間。俾行道之人見之。用以自炫。徜徉款步。亦蘇非星期日之必修課也。當此時。其父母乃入律凡先生辦公室。臨窗而坐。阿梅一手握煙管。一手握酒杯。五月花讀週刊小說。然雖手小說。歷

時許久。不能竟一行。以彼之眼光。無時不縈繞街頭徐步之蘇非。街故岑寂。行人不多。但有一行人來。則兩人咸決皆引領。視其人注目蘇非與否。

此家族終年足迹不入教堂。蘇非自始不知有所謂禮拜。五月花之全身精力。悉貫注於女兒。宗教則非所知。凡人不可無信仰。抑亦不能無信仰。彼玩弄其掌上明珠。卽其精誠所寄。星期日此種特異之教育。卽所以替代祈禱聽經者也。又不僅宗教。人生斯世。當以有益於國家社會而不爲國家社會之蠹爲人生。必不可少之意志。而此賢夫婦者。并此意志亦無之。其所日夜期望者。厥惟蘇非之發迹。將藉以高大門楣。蘇非何道能高大門楣。此誠緣木求魚之妙想。且必後災者也。可憐之蘇非。吾不能不歸咎於其父母矣。

第二章

嗣是數年之後。某夏日之夜。吾前章所言之魯絲列凡公司門前。幽寂如死。此地本非近市。比屋而居者。又多律師辦公機關。入夜卽曠無居人。忽有輪蹄聲破寂。

而至。既近。辨爲四輪馬車。至列凡之門而止。夜深人靜。此胡爲者。於時五月花之
比鄰有兩女子。曰約卿。曰伊雛。姊妹也。業洗衣。約卿探首視門外。曰。車中非阿梅
乎。伊雛亦趨而前。見車中有婦人。不辨誰何。已而見之。蘇非也。伊雛曰。我道是誰。
靜夜來此。語未竟。道傍煤氣燈光照蘇非之面。其矜貴自尊之態。不可嚮邇。美亦
絕倫。伊雛語爲之咽。約卿曰。鄰家女郎歸矣。妝飾似甚妖嬌。渠許久不歸。吾儕試
往觀其現狀何似。彼今在法國讀書已兩年。非耶。伊雛曰。然。其已畢業。畫錦歸乎。
兩人入門至竈下。見蘇非方與其父母並坐。是年蘇非之芳齡十八。美麗遠過兒
時。鬢薑之髮。已易髻而髻。式樣實爲創見。蓋巴黎之時樣梳妝也。約卿不能舉其
名。謂之盤髮於額。身材纖長。體態苗條。纖腰娉娉嫋嫋。簡直不能盈掬。香肩削削。
薄羅衫子。驪然稱身。令人疑訝。不知費幾許工夫。造作得成。其衣裳復不可名狀。
第覺見此。贊歎之聲。不能自禁。約卿姊妹行至距蘇非數武而立。上下顧盼。爲之
眼熱。但聽此美人吐屬。鄉音盡改。英語之中。時雜法語聲調。似母國方言。已強半

遺忘。蘇非徐起從容至臨窗風琴之前。此風琴卽前此曾與蘇非爲多年老友者。其上種種什物。不知何時已移去。蘇非徐啓之。按其音匙。可三五聲。顧謂五月花。Mais, C'est horrible, ce Piano-là Je ne 五月花喜極。淚承於睫。曰。蘇非。盡試說英語。汝若常操法說。吾與外國人同居矣。頃所言者何物乎。蘇非傲然曰。吾所語若譯英文。當曰。言次又作想。已而曰。吾謂是可憐之風琴也。脫以吾在法國所治音樂之學問加之。此琴當不任受。嗣後當不復用此。蘇非言時。仍雜以法語。約卿屢言曰。渠祖國語言。尙未盡忘却。可兒可兒。蘇非聞言。怒之以目。知是有意譏諷。然亦無可爲答。約卿復曰。汝同學中。乃無英國女子乎。蘇非復應以間斷之法語。汝學校中英國女子。僅汝乎。約卿復問。蘇非見勢汹汹。無已。操英語曰。有數人。皆英國貴胄裔。曰。固有之。彼等貴人。豈終年不與汝交語者。蘇非復作法語。繼又改英語曰。有時亦聚談。曰。是則然矣。然則何健忘乃爾。蘇非被逼不能堪。變羞爲怒。顧謂五月花曰。今日海行辛苦。雅不喜惡客向我喋喋。約卿笑曰。逐客矣。吾當卽去。

雖然他日再當領教。蘇非冷然向之點首。又自語曰。吾只不喜與此輩小家女子談話。言已。傲然起去。履聲閣閣然。阿梅之居僅一屋。半爲庖廚。其半臥室也。蘇非懼約卿更作惡謔。故遁入臥室。羞甚怒甚。法語都忘之。約卿伊雛行。五月花送之。小語曰。幸勿介懷。渠非敢忤君等。特海行病浪。不耐煩耳。約卿曰。彼孩子氣耳。吾儕疇不從孩子來。此固無害。豈因此存芥蒂者。五月花曰。君言然。但蘇非甚美。君謂何如。舉止亦大方。見者當疑是侯門千金。約卿不語。五月花復曰。君亦謂然乎。約卿莊言是也。吾謂非此母不生此女。晚安再見。

此鄰家姊妹互相語曰。吾不知五月花將若何處置其女。彼蘇非之氣概。宜若有客室。有男女僕人。供指使然後可。今僅有一廚房。奈何。曰。是也。祇一廚房。如何貯得阿嬌。意彼或未必自貶。肯蠖屈其間。藉曰其然。土階茅屋。象箸玉杯。抑亦不稱天地之大。誠無奇不有。然顏色誠佳。曰。然。渠誠美。第論表面。吾亦予之。姿首體態都不惡。然使出而酬應。其舉止談吐。必令人作嘔。凡摹仿貴家舉止。即使極工。亦

不過優伶行爲。與養尊。鑒肥者。畢竟有魚目珍珠之辨。使我他日。而有女兒。吾之教育。異於五月花所爲。吾將造成一種希望。納之吾女腦中。使但願爲補鍋賣布者之婦。而不羨富貴。

第二日早起。五月花乍離臥榻之頃。忽有一種感覺。與彼鄰家姊妹所言者。乃不謀而合。以爲蘇非或未必能安此庖廚地室之中。以蘇非之自負貌美。又曾受教育。其自視之高。宜在何等。且腦筋中所充塞者。皆喀它關拉演財色之小說。女子苟有色。卽皇后之冠。亦不難致。遑論其他。此等小說。男子閱之。志氣墮落。直欲犧牲一切。拜倒美人裙下。女子讀之。吾書中之蘇非。其殷鑑也。五月花固寢饋此中者。前此未嘗不深恨自身聞道之晚。而屬望女兒長成。爲貴爵夫人。至此知蘇非必不肯與父母同居。鎮日與鹽盞醬甕爲伍矣。於是尋思復尋思。不覺朝暾之移影。蘇非睡眠惺忪。自枕上問曰。姥。汝何思之深。五月花曰。汝姑福克司嘗謂我。渠能爲汝覓得好位置。爲貴家女傭。今汝又能法文。蘇非疾問曰。姑言此乎。汝以爲